

清华旧影

鲁静 史容/编



東方出版社

清华 旧影

鲁静 史睿 编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冀 良

版式设计:肖 辉

监 制:朱启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旧影/鲁静,史睿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2

ISBN 7-5060-1182-4

I. 清...

Ⅱ. ①鲁...②史...

Ⅲ. 清华大学-史料

N. G649.281

G649.281
LJ

清 华 旧 影

QINGHUA JIUYING

鲁 静 史 睿 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1.5 插页:1

字数:283千 印数:0,001—5,000册

ISBN 7-5060-1182-4/G·212 定价:19.50元

序

季羡林

是由于因缘和合呢？还是出于一种什么神力？清华大学竟然诞生在“水木清华”这个地方。“清华”二字连用，中国古代典籍中已有先例。十分确切的解释也还没有。我们现在就利用模糊语言的理论，先模糊它一下子。一看到“清华”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立即产生一个印象：清新俊远，生机盎然。我想，这是人之常情。

奇怪的是，将近九十年来的清华学风和校风，我认为，只有这八个字可以概括。

先放下我这一套拆字算卦的把戏，谈一点实际的问题，说一点实际的经验和体会。在全国两座最高学府北大和清华这一个双子座中，我在清华呆过四年，在北大呆了五十二年，我应该说是最有资格谈论两个学校的个性的人。两个学校当然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永远革命，永远向前，重视学术，重视育才，同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但是，二者间不同之处也异常突出，皎如日星。勉强打一个比喻的话，清华似李白，北大如杜甫，这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其他的比喻，由读者自己去打吧。

我现在不是在谈北大和清华的对比问题，而是在谈清华，特别是清华的“旧影”，北大暂且不去谈了。

清华的“旧影”有什么可谈的呢？

在这里，我必须又要扯远一点，否则问题就说不明白。我曾应《光明日报》韩小蕙小姐之邀，写过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赋得永久的悔》，题目是她出的，文章是我写的，形似科举，宛如八股，固此名之曰“赋得”。题与心合，正中下怀，于是笔走龙蛇，文不加点，一气呵成，生平快事。此文得到了意外的——其实也是意内的——强烈的反响，得到了最高文学奖，获得了大量的读者和爱好者。至今

还能接到读者的来信。其中一封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是武汉大学的两研究生写来的。文笔流利畅达,感情诚挚恳切,可见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造诣之高。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爱国必自爱母始。这观点多么平易近人,但又是多么石破天惊;多么明白易懂,但又是多么切中肯綮。乍读之下,我的心立即颤抖起来,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我想把这个观点引申一下:爱国必自小处爱起,必自近处爱起,必自身旁爱起。国家是一个大概念,几乎是广阔无垠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之所以爱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这个爱必有决定之者。笼统说起来,决定之者也并不难找。我们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我们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有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几千年中,我们大都有“边患”,受到最初是外来民族(今天有的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侵扰,甚至屠杀;我们产生了世界历史上最多的最著名的爱国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这个国家是必须爱的。有这样的国家而不爱,是违反天理,违反人情的。

但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国家这个概念毕竟太大了。我们每天在国家中,我们又往往会感到见不到国家在哪里。我们能够见到的,能够感觉到的往往是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只有感到身边的人和事可亲可爱,才能推而广之,大到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最后大到国家。这样产生的爱才真正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才真正是具体的,才真正能持久的。爱国必自爱母始,就是一个最好的最具体的例子。

爱国必自爱母始,这一点已经成为事实。爱国为什么不能自爱校始呢?只要读一读这一部《清华旧影》,就必须承认爱国也能从爱校始的。

试读本书中选入的文章,不管是“校史沿革篇”,还是“清华求学篇”,或是“逝者如斯篇”,篇篇怀旧的对象不同,抒发的感情不同;但是,不管有多少小“异”,却有一个大“同”。我们写这样的文

章，绝不是仅仅想“发思古之幽情”，我们回忆“旧影”，我们另有新图，我们获得了全新的收获。我们回忆水木清华，我们回忆良师益友，我们回忆园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我们回忆一切美好的东西，所有这一些回忆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温馨。我们的母校清华是极端可爱的，由不得我们不去爱她。但是清华是伟大祖国的一部分，西山紫气，东海碧波，共同成为清华的屏障和背景。这些都是伟大祖国的一部分，由不得我们不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爱国必自爱校始。

“难道你们这一部书是只给清华人看的读的吗？”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质问了。我敬谨答曰：“不是，绝对不是！”清华非清华人之清华，她是全国十几亿人口的清华，谁也没有权力把清华据为己有。况且，以中国之大，除了清华外，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大学，哪一个大学的人不热爱自己的学校的呢？再况且，以中国之大，除了大学以外，还有别的组织机构，除组织机构以外，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广大的地区。如果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地区和机构，都爱自己的学校，这一些都是极其珍贵“小爱”。如果清华人以外的人也都读一读我们这一本绝非专为清华人所写的书，他们也都会感受到一种温馨，一种爱。把这些“小爱”融和在一起，一定会孕育出一种其大无垠的“大爱”，大家共同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1998年7月29日



校 歌

何林一夫人曲

汪鸾翔先生词



目

录

序	季美林(1)
校歌	何林一夫人曲 汪鸾翔 先生词(4)

校史沿革 篇

清华大学	冯友兰(3)
仁友会史略	李 济(17)
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	陈岱孙(23)
凌云御风	冯·卡门 著 杨觉民 译(34)
——有关清华校史及空军历史的一段轶事	
联大的清华服务社	贺联奎(45)
清华记趣	邓云乡(50)
一九三六年清华被围记事	冯友兰(60)

清华求学 篇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65)
六十年前的清华	李 济(89)
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	浦薛凤(94)
忆清华国学研究院	姜亮夫(109)
杨石先求学清华学堂	杨光伟(119)
黄孝贞女士谈六十年前投考清华往事	潘秀玲(125)
忆清华	梁实秋(128)
一个农家子弟的奋斗	李先闻(141)

21134/03

谈闻一多	梁实秋(155)
西山苍苍 东海茫茫	居浩然(164)
王国维与梁启超	徐铸成(173)
清华才子钱钟书	孔庆茂(176)
悼组绋	季羨林(186)
杨武之与华罗庚	徐胜蓝 孟东明(192)
教授写真	马逢华(196)
杨振宁情系清华园	徐胜蓝 孟东明(209)
大师风采	许渊冲(217)
回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生活片断	胡如雷(223)

逝者如斯 篇

回忆梅月涵校长	罗香林(231)
博通中西广罗人才的大学校长——罗家伦	毛子水(238)
与好友何廉谈恩师周诒春校长	刘师舜(242)
蒋廷黻先生的志事	陈之迈(249)
怀念我的父亲王国维先生	王东明(255)

——清华琐忆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274)
学界泰斗——陈寅恪先生	劳 干(277)
种花留与后来人	王永兴(282)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二三事

传统文化的浪漫主义者——吴宓	孙敦恒(290)
读《浦江清日记》追记	王季思(299)
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306)
我在清华教体育	马约翰(310)
刘文典的故事	黄延复(318)

我的老师吴有训	于光远(327)
张奚若先生印象记	王铁崖(330)
“以浅持博,以一持万”	袁方 全慰天(333)
——忆社会学家陈达教授	
朱佩弦先生二三事	吴小如(338)
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	齐世荣(341)
悼念王力师	朱德熙(345)
费正清教授二三事	罗文郁(348)
清华名教授	邓云乡(352)

◆ 校史沿革篇

校史沿革篇

清华旧影



清华大学

冯友兰



冯友兰

(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承认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落后了。中国要赶上去。当时的口号是“以夷为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谓“夷”，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还称它们为“夷”。这表示当时中国的自知之明还很不彻底。但是承认它们还有一技之长，可以学习，学会了它们的这些一技之长，才可以制服它们。这是在鸦片战争中，

中国用鲜血得到的教训。接受一点教训，总比完全不接受好。

怎么个学习法呢？在同治年间，曾国藩和左宗棠都主张选派聪颖幼童到西方去留学，先学语言文字，后学科学技术。他们曾经派了一些人去。后来觉得，这个办法太浪费，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及初步的科学知识，是可以在国内先学的。最好是在国内先办一些预备学校，给那些幼童们先打下基础，然后再到西方留学，直接进入大学，可以缩短留学期限。后来又进一步，知道大学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办的。与其派很多学生到西方去留学，不如请少数西方大学教授来帮助中国办中国自己的大学。这样，中国的大学教育，可以比较普及，而中国的科学技术也逐渐可以独立自主。这三个步骤，就是中国近代学术逐渐独立自主的过程。清华的校史就是这个过程的具体例证。

1908年,美国政府和当时的中国政府(清朝政府)商定,由美国退还据说是庚子赔款中的多余部分,给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用此款派遣学生到美国留学。清朝政府于1909年设了一个“游美学务处”,主管选派留美学生的事务。从1909年到1911年,通共选了三批直接留美的学生。胡适、梅贻琦、赵元任都在这三批学生之中。这三批学生清华人都认为是清华校友,称为“史前期校友”。

学务处除了办理考选留学生事务以外,还附设了一个“肄业馆”,其目的是让选取的学生在出国以前,先在这里补习一些功课。这个肄业馆,应该说是清华学校的前身。1911年正式成立清华学堂,成为正式的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进入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二步。

1911年春天,我到开封入中州公学中学部。入学后不久,事情刚刚安顿下来,就得到消息:北京成立了清华学堂,正式招收学生。有许多朋友劝我报名应试。我离开家到开封上学,我母亲就有恋恋不舍之意,听说我要考清华,毕业后还要远涉重洋,有几年不能回来,她更不同意了。我因为母亲不同意,又觉得自己年龄也超过了清华的规定,所以就没有报考。我的同班同学有几个报考了,他们年龄也都是超过规定的,可是他们也都被录取了。我失掉了进清华的机会,没有想到十七年后,于1928年随同罗家伦到清华,还加入了领导班子。当时的清华,正处在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变为清华大学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出了一点力。

罗家伦到清华,第一次开全校师生大会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要讲什么话。事后才知道,他在会上讲了他的教育方针,称为四大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关于四化的名称,有些记载不同,可能是传闻异辞。)在这四项之中,学术化的成绩最显著;民主化和纪律化的成绩平常;军事化没有成绩,彻底失败。

先说军事化，这个化的具体表现，是每天早上上早操，校长和教务长都穿军服，脚登马靴，脚后跟还有马刺子，当时的教务长是杨振声。有一次张彭春到清华作临时讲演，讲戏剧。张彭春在讲台上说：“你们的教务长写信叫我来讲，并且说‘你必定得答应，你若是不答应我，我就要不答应你了。’我一看信，可把我吓坏了，因为他是穿着军装的，若是一个穿军装的人不答应我，我可受不了！我没有办法，只有答应他了。”每天早晨六点钟上早操，学生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兴趣，可是，夏天过后，白天越来越短，天气越来越冷，学生们来上操的就越来越少了。罗家伦下了一个命令，说是早操无故缺席，记小过一次。照校规：三次小过为一次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学籍。下了这道命令，学生们还是消极抵制。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行不通，就不了了之，早操于无形中取消了。这中间发生过两件事情。当时的学生沈有鼎，向来生活很随便，他经常不上早操，也不请假，积累下来被记了八次小过，如果再有一次小过，他就要被开除学籍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早操无形取消了，他才得幸免，保留学籍，一直到毕业。还有一位学生张岱年，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1928年附中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可以免试直接升入师范大学。可是他慕清华之名，报考了清华，也被录取了。他就到清华报到入学，过了一两个星期，觉得早操受不了，幸而师范大学的入学期限还没有过，他就退出清华上师范大学去了。他不知道清华的早操终究是要废止的，一直等到他在师范大学毕业以后才又到清华当助教。

再说学术化。当时的清华，有许多不正常的情况：

一、清华受当时政府的外交部管辖，不受当时政府的教育部管辖。在清朝末年游美学务处在表面上还是由当时政府的外务部（外交部）和学部（教育部）会同管辖，但是实际上实权是在外务部，学部不过是挂名。到了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连名也不挂了，成为外交部的一个附属机关。清华学校成立后，它并不属于中国的教

育系统之内。当时外国人所办的教会学校,名义上也还是中国教育系统以内的一个学校。清华学校则不然,它是一个不属于中国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机关。

二、在清华学校的校长之上,还有一个太上校长,叫董事会。美国驻中国的公使,也是董事之一,实际上就是董事长。

三、在学校内部教职员中,职员地位高于教员;在国籍上说,外国教员高于中国教员;按学科说,洋文高于中文,洋课程高于土课程。这三项差别中,第二、第三项的差别,本来都是当时外国人所办的教会学校的一般情况;第一项差别则是清华所特有的。因为清华学校当时的职员有许多本来是外交部的官僚,他们的来头本来是比一般的教职员的来头大一点,他们掌握学校的实权,所以他们的地位也就高了。教职员的地位高低,表现在工资和生活待遇的高低上。清华远处北京郊外,当时还没有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所以教职员都住在清华园内。学校有教职员住宅出租。当时有四个住宅区:第一个住宅区叫“三所”(甲所、乙所、丙所),这是学校的三个巨头住的,校长住甲所,教务长住乙所,秘书长住丙所。这三所也就是他们的官邸,学校不向他们收房租(在我到清华的时候,只有甲所不收房租)。第二个住宅区是北院,住宅都是洋式,是外国教师的住宅,当时称为“美国地”(在我到清华的时候,还有这个称呼)。第三个住宅区是南院,有一部分是洋式,有一部分是中国式。第四个住宅区是西院,完全是中国式的房子。当时的习惯是,外国的教师住洋房,中国的教师住中国房。担任中文和中国学问的课程,以及比较低级的职员,都住中国式的房子。学生们也轻视中文和中国学问的课程,上课时搞小动作,不听教师讲课。闻一多告诉我说,他那一班有一次上中文课,先生讲《项羽本纪》,有个学生不用心听讲,这本来是常事,可是这一次先生恼了,行使职权,罚这位同学出去。这个学生不服处分,靠在墙上不肯出去。先生更加恼怒,喝问:“你在那里干什么!”那位学生说:“我在这里作‘壁上观’。”搞得先生啼笑皆非。

四、因为有这些不正常的情况，学校中有许多本来不难解决的事情，也解决不了，一直在拖着。例如，把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改为正规大学，在校内早已决定，已经开始照正规大学的体制办了，学生已经分为旧制和新制两种。旧制的学生还是照留美预备学校的办法继续办下去，毕业后还是到美国留学；新制的学生上的是正规大学的课，毕业后不再送到美国留学，就称为清华大学毕业。可是这个改制，当时的外交部不予批准。清华还只能称为清华学校，新制的学生如果毕业，就成了没有清华大学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了。清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校舍和设备都不够用。美国退还的赔款，每年都用不完。余款由基金会保管，学校不能动用。于是就出现一种现象，一方面是急需用钱，一方面是有钱不能用。

这些不正常的情况，罗家伦到校以后，都急需解决。有些事情不需要与别处商量就可以解决的，马上就解决了。例如开放女禁的问题。清华那时候还不收女生，这个问题如果要跟有关部门商量，那就可能无休无止的讨论下去。不商量是可以马上就办的。于是就用不商量的办法，只需要在招生简章上加上四个字“男女兼收”就行了。当时就用这种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在招生简章上加上这四个字。另外腾出一所房子（古月堂）作为女生宿舍，事情就办了。在教职员的待遇上，也有办法。发出了一个通知，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分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小职员的工资则未减少。这就提高了教员的地位。这个办法，教员固然拥护，职员也不反对，也有表示情愿自动减薪，只求能加委的。这些都是在校长职权范围内所能办的事情。有些事是校长的职权所不能办的，那就得大动干戈了。

这场干戈是清华反对半殖民地教育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它的对象是清华基金会。斗争开始，还是用合法的形式，由清华校长向基金会申请动用基金四十万元，作为扩建校舍，添置设备之用。另外，由教授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校长的申请。那时候，基金会正在